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四百

九至
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曹錫齡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_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_臣何均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璘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稼之弟也

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郵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

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
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
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酤貸林
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權酤民以為便麻菽舊有
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洊饑貧民競愬無所於糴定子
曰女毋憂女第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迺發縣廩給諸
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于市鄰邑有爭
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

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趣辦為能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蠹亦既革之今又求益是再權也乃止制置使鄭損彊復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

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間得
旨為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
舊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
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
地接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消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
封殖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蠲重
賦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元小校張
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龍趨縣以闖

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清塘嶺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羣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截諸司之綱為朝廷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五十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

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
吏士皆股栗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
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
子復慰安之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
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
在苟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
吾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
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

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用多為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闕寺觀祠宇以舍之亡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箎張涓姚承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駭衆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兩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

將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
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士爾繆為恭敬要素甚大
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
以錢糧若敵至為國一死則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
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戢散軍
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
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
免罪之人部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

彥威得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饒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勩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縣定子為築棣萼堂飲酒賦詩為樂一時以為美談入對極言時弊時史彌

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
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
為定子危之定子曰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
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
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為難尋以直實謨閣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帝曰淮師巡邊卿知之乎輔
車之勢漕運為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定子
因上疏論邊事甚周恭帝嘉納焉踰年召入奏事會稼

死事于沔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
遷太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
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
兼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
豫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
陵夷之漸士氣有萎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
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胍今有危形昔
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乘

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升兼樞密都承旨又遷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累言邊事遷起居舍人尋兼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視新城大搞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兼中書舍人即軍中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甚渥特進一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院未幾改侍講權禮部尚書升兼侍讀入奏言國無仁賢無禮義無政事有類叔世帝竦然尋兼直學士修孝宗寧宗日歷書成上進擢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
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李韶皆以伉直稱或乞身求去
或卧家不出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
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
粹駁次必言朝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
故事畏縮乎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遜避乎耳目
之官則凡論思等事皆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

諱之門勉起杜範以仲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
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
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子作
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為
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藁薇垣類藁經說紹熙
講議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少

從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
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推官越
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
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為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
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嚮號泣會
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得稼
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仕進心
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秩同秘閣校勘蓋創員

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迂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予以禮部尚書領史事時人以為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柱嵩之嵩之恚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妄加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

斯得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勦入邪說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為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

俾於襲經之時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為之地是以譌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它臺諫累疏論嵩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因嵩之致仕予祠而已故斯得封事首及之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而庇邪

喜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
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
斯得及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腐夫
巧讒而使傳幾搖妖嬖外通而魁邪密主陰姦伏蠱互
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
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為虛言無實之
名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
也言尤切直帝嘉納焉又言羣臣龐襍宮禁奇袤黷貨

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
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諂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
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覲之漸設
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
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
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羣愴悚懼或泣
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擯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
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環山為

郡雖豐歲猶仰他州夏旱斯得蠲租發廩招糴勸分請
于朝得米萬石以振濟遷浙東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
趙善瀚知台州沈堅等七人以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
西轉運判官斯得具辭免上奏曰臣劾奏趙善瀚等七
人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營救惑誤聖聽今奉恩除
乃知中臣所料善瀚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賊吏之
魁錮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堅者簽書
樞密院事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

不施行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
反叨易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
併臣鐫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諫
而反見攻徧懇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章劾
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
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
丁糧食資彊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事者首吏受
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發其姦械首吏

下獄羣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馮煒等謀中傷斯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大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性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

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
李晞顏等五人加直秘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
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
兼侍立修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
迂旨諸臣遏絕衰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
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
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學
士汝騰聞命即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

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怪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去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其謹諷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劘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袞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為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

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踰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
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
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
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泰同丞相謝方叔
大媿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
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閩漕交
承錢物下郡吏大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
為首惡黥配廣州捐資免行至是為相府監奴嗾炎發

其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
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
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西
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
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著孝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詔
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
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為災浙西之民
死者數百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

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
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
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進讀之時每於
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
業之難必反復陳之兼權工部侍郎遂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仍兼侍講進孝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
大元軍下襄陽斯得疏論言事最為切要帝嘉納遷工

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
宜中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阽危疏言
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
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
時之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
經武要畧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傅
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加贈

太師又言賞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乃加贈待制
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置嶺表簿
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
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官分司則居住
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
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
禮合抄增損刊正杜佑通典徽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錄
恥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
幕時韓侂冑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
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司主管
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
開禧末入為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為雷雨壞神主遷御
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納嘉定五年遷
軍器丞進太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丞知寧國府夏旱
請于朝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千餘石常平使者欲

均齊而勿勸糶忠恕慮後無以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諭大家發蓋藏

闕

所見寢異

以言去主管冲佑觀起知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召為屯田郎官丁內艱免喪入為戶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且曰孝宗始自踐祚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視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

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
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強務從抑損今吾君
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
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
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之
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洊興
客星為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
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迨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
洎光宗上賓權讎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
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
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况人主執喪於內而羣工
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
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
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

昏之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
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
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愚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
京師徙之外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
靡尋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
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
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幸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

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
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
七日當今名流雖已褒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多經明
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
伯放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况
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謹為迂疏以介潔為不
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彊敏以拱默為靖共以迎
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遇小人見親八

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服用之侈
餽遺之珍向來宗戚閭官猶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殆
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薦舉獄訟軍伎吏役僧道富
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避譏媒進往往分獻
厥餘欲基本之不搖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
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墮家聲及是歎曰
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
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

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
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祕閣知贛州
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
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
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劇似其父杓斂華就
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乎栻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

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
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
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為緩之果得賊太湖與舟
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謬言古有
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迂
使者意移監縣稅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
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權貨務門
辟淮東運司催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捷聞以

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須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壘與楚城等濠之廣又過之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得乎恢復美名也而賈實禍僕竊危之不聽制司恥楚城之捷自趙范與葵出議贖淮陰二城為功洎聞金變即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兵間憤之著讜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璘州田訟

至有泣懇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韓留守建
康辟為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擢監察御史臺吏
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
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迁權貴
恐重為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吾有而兄在
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有論奏繳
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疏奏天變而
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

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昵
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
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
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嫵婬敢預邪謀視
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盡正
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
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
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

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
為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
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
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賊吏為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
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
清之議張天綱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枕夫遣

史寅午囑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
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勾外疏七上授廣西運
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
就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
利害又戒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燎
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塗
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糴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
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

經畧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
下廣右和糴璘言公家亦立糴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
民非臣不敢撥本召釁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
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
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再見唐
介至切劘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
教之助為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仆

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事有
父祖風焉唐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宋史卷四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婁機

沈煥 舒璘附

曹彥約

范應鈴 徐經孫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憂服除調含山主簿郡委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三千

有奇設廬以處之器用材植一出於官民樂勸趨兩旬
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承輕賦稅正版
籍簡獄訟興學校遭外艱免喪為江東提舉司幹辦公
事易淮東已而復舊改知西安縣巨室買地為塋域發
地遇石復索元價機曰設得金將誰歸通判饒州平反
冤獄蜀帥袁說友辟參議幕中不就改幹辦諸司審計
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疑慮之弊遷宗正寺主
簿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

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
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
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坐右朝夕觀
省隨事開明多所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旋遷右曹
郎官祕書省著作郎改兼駕部都城大火機應詔上封
事力言朝臣務為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論外臣不
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
閱以彊軍律時年七十旬間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干

祿字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為之感涕論京官必兩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太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自肆語及者皆罪去而獨憚機韓侂冑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冑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

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

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謫官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冑誅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讐未復且為沮抑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繩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沒入家貲專為養兵之助機里

人有故官吏部喪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冒法禁而部胥不之問即撻數吏使之治塋而後來聞者臆之兼太子詹事著歷代帝王總要以裨考訂遷給事中海巡八廂親從都軍頭指揮使年勞轉資恩旨太濫乞收寢未應年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帝稱善良久飛蝗為災機應詔言和議甫成先務安靜葺罅漏以成紀綱節財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威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擢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參知政事當干戈

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弊蠹紛然機彌縫裨贊甚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有舉員及格當改秩作邑而必欲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以勸孤寒者何以申若至上前自應執奏堂吏寄資未仕而例以升朝官賞陳乞封贈機曰進士非通籍不能及親汝輩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皇太子冊命機攝中書令讀冊九月祀明堂為禮儀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皇太子遣官屬勉留之

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
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
官誠可喜然為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為善
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為後言人憚
服之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
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復
有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弄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

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為
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
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
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
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之
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
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

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安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菰舍菲食自安不煩殫刻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閒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

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舉乾道八年進

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
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為徽州教授徽
習頓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
傳人習自是其學寢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
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
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
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
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

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彥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

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
約授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
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追擊金人大敗去又
遣仲昇劫金人砦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補成
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
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彥約上封
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為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
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遲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

月當知真偽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
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
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
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
縣皆破壞地千里莽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
遷直祕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
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捕曲徇招
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欺重兵則兵不可撤

成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酈沘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為功遲留以徼重賂彥約諭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

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
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
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
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
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乏食彥
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遣糶勸分免役通商蠲稅民賴
以濟時沔州都統制王大牙驕橫制置使董居誼既不
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兵權

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于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患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

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實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阜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

之領帥權者必當近邊境必當擁親兵有兵權者必當
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
統率擇知書者以為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
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
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
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
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實
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入

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
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
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防近習次
言當以慶厯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為戒比
年以來有以賣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倚忠
直如著龜去衰佞若蝨賊其有沮撓謹言者必加斥逐
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
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

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
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
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
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
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
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
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逮然外議致疑以
為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措紳泛言小大恐不及於韋布

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
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寘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
禮部侍郎加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
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陞辭言下
情未通橫斂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
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直公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斂
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
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
稍長厲志於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
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
亂者詐為驚擾應鈴廉得主名捽而治之縣十三鄉寇
擾者不時安撫使移司無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
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詣郡
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徒為八
鄉貧民乃深為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

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歎曰是使我重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厲民應鈴笞而繫之獄郡吏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鈴名辟為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興冠裳聽

訟發適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
真德秀扁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
休息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仁民
厚俗之事悉舉以行形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轄文思
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內
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
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即奉親
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

汰老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鄙權酤興利
斬五邑悉改為戶吉舟車之會且屯大軍六萬戶人勸
之權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百姓羣飲其可誘
之利其羸耶永新禾山羣盜嘯聚數日間應者以千數
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畧檄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
分道擣其巢穴禽之誅其為首者七人一鄉以定贛叛
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
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鎬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書泊

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錢蠹民力奏免之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撫欲變累年上翫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敝政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之閹寺言皆謹直識者韙之遷尚左郎官尋為浙東提點刑獄力勾便養改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詭挾三萬戶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

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官轉移於宮庭嬪御之見失今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士束手無策矣帝為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羸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獠蔣何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王官帥憲招

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長寇亟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禽將時選父子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翛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守正

不阿別白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
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
至無留訟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
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進修潔案姦賊振樹
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
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大義
尤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曰對越
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

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人以為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于柔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
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
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
曰此錢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取其錢外欺
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
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韓雅相

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儲倉提管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為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為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韓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席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

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
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
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間明通判
無罪識者趨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
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
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三年敷陳經義隨事啓
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
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者以

靖共為主有懷者以譁訐為戒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
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
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
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拜授端明殿
大學士間居十年卒贈紫金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
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
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為君韓侂冑之為相豈用兵之時乎

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此沈
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然
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迂賈似道
去國君子稱之

宋史卷四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四百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

湯璿

蔣重珍

牟子才

朱貔孫

歐陽守道

湯璿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

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祠璫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顒望其有啓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宜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惡權相意而璫之直聲亦大聞於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璫負直槩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璫生平奉祠間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璫屬辭務持大體不

為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璫嘗擇壻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

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霅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儻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身富貴之所

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

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
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
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
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
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
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
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無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
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
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
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
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
狀矣無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
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彙帝稱其平實

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
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
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
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
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
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
說書職遷著作郎無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
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偶以他

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
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復進兵
重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
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
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
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
禁旅貧弱教習煩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
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
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
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鑄斤
置閒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
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字存寥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
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甕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

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於魏了翁楊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餼鄧艾縋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

歷境宣已退矣君無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庾而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成都府溫江縣事未上連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遂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擢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已遽曰姑遷校勘俄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

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早定
立太子入為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
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證
又請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
鄭宋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宋尤無恥請先罷之
宋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黨別之傑共
政皆歷歷為上言之作書與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

復書魏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
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
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丞相吳潛交書道上意
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子才隨事奏陳舉朝誦
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
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脊杖比校催科饑
民嘯聚為亂子才言於上立罷經界謫謂禮浙東福建

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
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
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變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
息乖爭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
德至渥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
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
家自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
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留之

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
罷大有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
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于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
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
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
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
人盡矣除兼侍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
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起居郎恥與

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為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
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
三城為要欲保夔則巴達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
保渝則利閬之間不可無屯以遏絕之欲守嘉則潼遂
之間不可無屯以犄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讀
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
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
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為書行以為

叙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
道帝意子才曰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
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
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又言
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為十四萬今官軍不
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楊二家使歲以
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蜀必亡矣湯
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罷蛻正字去

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
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見也明堂禮
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欵謝實欲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
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醺無樂庶子
三醺有樂用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
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醺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况
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
兩淮惟賈似道荆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為寒心謂

宜於合肥別立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
於漣楚光黃均房巴閬縣劔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
以守之似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
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
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御史洪天錫
劾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文翁
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內轄職而宋臣錄
黃竟不至院蓋懼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之姑知古為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子才繳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薰灼以官爵為市搢紳之無恥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為書行子才曰文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

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
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為
諸生講說經義修米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
政貢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為補之蠲黃池酒
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畸零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
綑帛四千五百餘匹絲七百餘兩綿一萬三千餘兩麥
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又以緡錢二
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

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
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
激怒妃子以報脫鞬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
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為掃除之職固當
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為逐其所忌力
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
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鞬之狀為
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怒持二碑泣

愬於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劾予才在郡公
燕及餽遺過客為入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
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
人咸知其清貧陛下無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
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
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
雖仇讐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予才者悉
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

子才會似道入相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實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為我彊起故事近臣自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闕請內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

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以鴆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以戕其脈今當反其所為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祖宗所以待士愛民祈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國之元氣也今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闕廊廟忿怒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卿不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疾苦對帝輦蹙久之即

兼侍讀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宋臣有內侍省
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
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真無要譽沽名之巧
擢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為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
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小迂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
移輕者放還兼直學士院前是倖直多以疾免子才始
復舊制帝賜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內殿語至夜分或就
賜酒果兼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七

司法正為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徐敏子以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為潛所用諷後省繳之子才不可葉李呂宙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以他事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弟子

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吉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
火致之安吉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
薦士若李芾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為忠義士平江
守吳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卻之身後家無
餘貲賣金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彙奏
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獻大理
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

授丞相史嵩之聞貌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未及親辭
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
制置使王埜丘岳馬光祖趙與陋皆薦之丁大全在臺
勢熾熏灼天久陰雨貌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
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
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
貌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
罷之光祖辟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

時大全執政使其黨許以驟用貌孫力拒之且謁告歸
省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
疏論大全權姦誤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冤又以翕
聚人才凝固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
以牧內郡選全才以守江面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
兵以應突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
遷都四明者貌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
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遂止貌孫在講筵言

及宋臣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赴講貌孫諭導得體行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為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無權直舍人院時大禮成封命叢委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貌孫運筆如飛夜未中已就皆溫潤典雅遷宗正少卿丁母憂服除授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為姦

貌孫疏其弊推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
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
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論苗耗役害及經理川蜀皆當世
急務宋臣覆出朝論紛然貌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
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東方貌孫力詆外戚內臣及
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回天心自回人心始辭旨懇
切帝為之感動升侍讀貌孫之再入臺屬疆場多事屢
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貌孫

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貌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兼賜章服犀帶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貌孫使者旁午於道而貌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郡宣布德意以戢暴禁貪為先務郡倉受租舊倚斛面取贏更加漁取貌孫知其弊悉榜除之許

民自槩量宿弊頓革田里歡聲興學校以勸士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與恩澤並令所在給喪事有文集奏議行世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巽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祭必稱巽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矚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食肉隣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

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
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觸迕及其
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
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為
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君文未嘗不在
我上也授雲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其次十
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為諸生講說湖南
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為嶽麓書院副山長守道初

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
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
晤語相契守道即請於子良禮新為嶽麓書院講書新
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
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之字也踰年新卒守道哭之
慟自銘其墓又薦其子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
吉州里有張基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
不得祭邀其售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

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令曰此非人心濱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之其舅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恢為請祠于朝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

事也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夷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圉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遷校書郎無景憲府教授遷祕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使中

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反諸身化之以儉而彼不為儉吾惟有卑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厚無益之藏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為悲哀咸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

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
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
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
於當世務上為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
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且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
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
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
食肉顛顚不釋者終身吉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

賊者下其事常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唐郡守吳侯也冤莫甚於前守冤不直而吳侯於禱侯有辭矣匹婦藏冤旱或三年冤在民牧害豈其小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璫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魏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為難矣牟子才朱胤孫直聲著於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宋史卷四百十一